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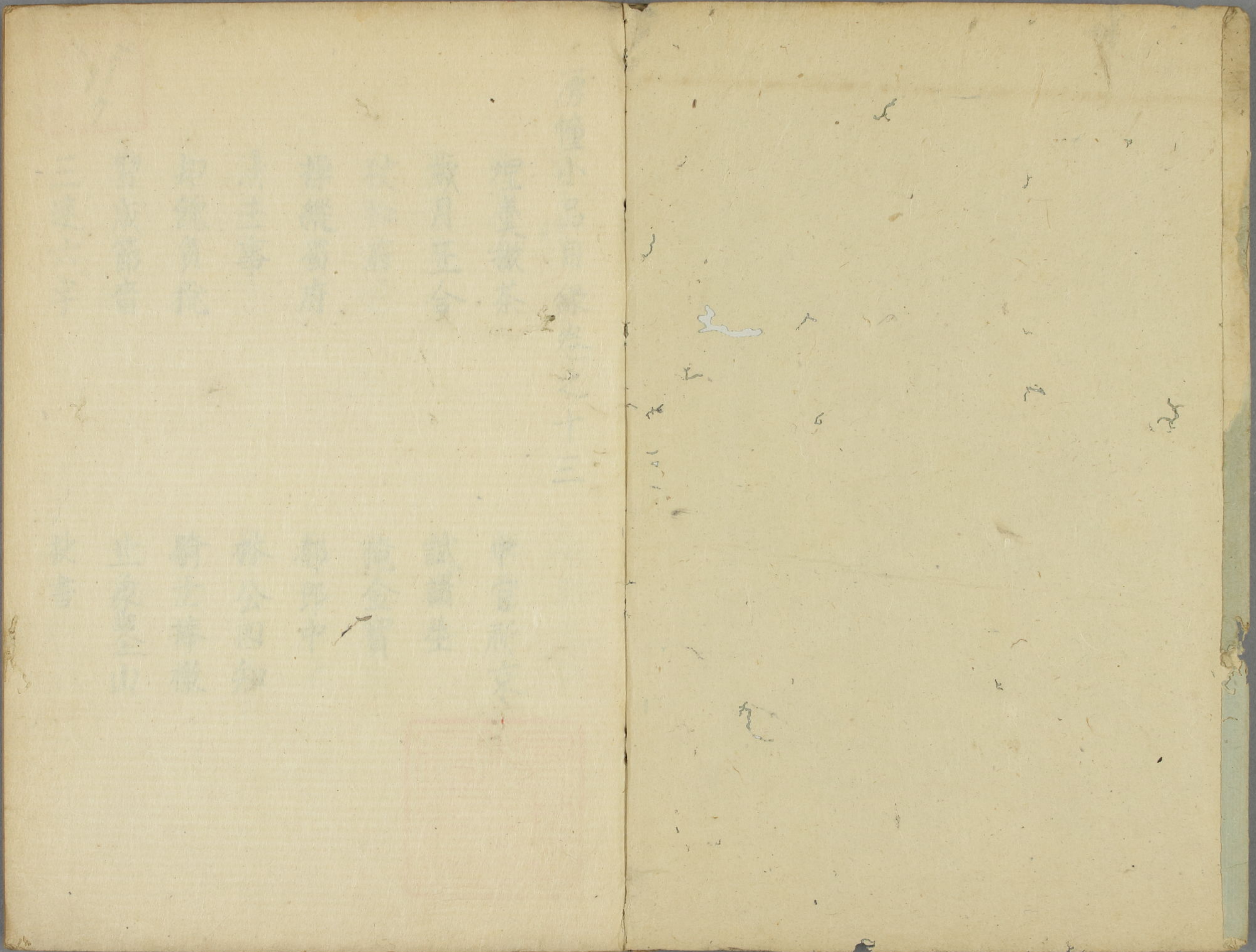


湧幢小品

十二  
十四

15
88
7





門 5  
號 88  
卷 7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十三

埋羹撤茶

歲月正合

杖知府

操縱蜀府

清主事

却餽負稅

習成節晉

三速六字

中官祈京

試諸生

掩金寶

都郎中

林公四知

騎士捧檄

止象鑿山

投書



二子

揚太守 四則

王公政教

妄補棄官

誓不畱食

夫婦却金 二則

補盜庫

雙槐

苦里正

叱金忘名

神識

湯和狙豆

藩國兩名臣

麾兵抗席

立應軍需

救覆舟

編差

編役連拜



鰥巢

增筆畫

生祀

冢宰有媿

勸父隱居

歸壽

藏賢書

老萊衣

請旗牌

名官 二則

蚤致仕

章童齊名

忍詈

安貧

知機掛冠

湧幢小品卷之十三

湖上朱國禎輯

王璉昌邑人

洪武初以儒士歷寧波知府堂饌用

魚肉命埋之號埋羹太守有給事來謁具茶給事

為客居間公大呼撤去給事慚而退又號撤茶太

守

中官祈哀

僉事陳諤字克忠恢諧正統初有中官阮巨隊奉

命來廣徵虎豹謂從阮飲求虎皮以歸明日草奏  
言阮多用肥壯者宴客徒貢瘠虎使斃諸塗阮大  
恐置酒謝諤謂阮曰聞子非閹者近妻妾然否  
阮請閱諸室諤見羣僮知爲金珠佯問何物曰酒  
也諤笑曰吾來正索此遂令人扛去阮哀祈得畱  
其半廣人至今傳爲談謹諤永樂戊子舉人初爲  
給事中奏事聲震朝宇 卜令餓數日奏對如前  
上曰是天生也呼爲大聲秀才忤 上命爲坎瘞之  
諤瘞者云吾今夕乃爲大甕所苦請其故則罵曰

叱嗟汝不知耶 朝廷瘞人當如甕可令速死瘞  
者從之遂得屈伸凡七日不死釋還故官諤忤  
直屢仆屢起歷卿寺僉事知縣長史同知以壽終

歲月正合

洪武間黃巖縣承方寇之後頑愷殊甚有瞽林心  
月者年八十餘寓西橋善易數預知吉凶嘗爲人  
言後此五十年有周令者來民始安果有周旭鑑  
者貴溪人以學行三楊薦知縣事凡九年縣以大  
治父老憶其歲月正合群訴請留卽陞台州通判

仍縣事卽陞知台州府事又加右叅政掌府事前  
後凡三十餘年台人賴之黃巖遂爲善邑

### 試諸生

韓公雍巡撫江西每對生員稱說詩書時江西科  
日方盛生員私相謂曰巡撫千字文秀才耳安得  
稱說詩書公聞之命提學送諸生來考以律呂調  
陽爲論閏餘成歲爲策諸生皆不能詳公曰我輩  
做秀才時讀了百家姓使讀千字文諸生如何連  
千字文也不知士皆愧服

### 杖知府

朱公英總督兩廣繼韓襄毅之後一切以簡靜治  
之民以大和又薦陳白沙皆賢者事其杖廣州知  
府林橙亦奇橙莆田人天順丁未進士知廣州性  
豪侈暑日易紗衣數襲烹茗確不再川以紗一幅  
封其日用畢卽棄去燭大如椽使童子執之動卽  
與杖閱訟以已意出入縱吏爲奸英杖之啓其裙  
襴皆紗製英歎曰民力竭矣卽逐去民皆稱快

### 掩金寶

榆林雙山堡之東有所謂柳樹會者舊柳州也土人于瑾耕地得金磚金甲諸物所值萬餘金鄰人訟之鎮督姚公鑠令僉憲姚文清鞠之問其所自瑾云其下隧道數曲有臣室三楹東西皆金銀堆積中則金甲冑數十又有金耳環如今製而長者數甕所積以千萬計蓋西夏金元故物也姚僉憲請公差官勘實間于朝而發之以實庫藏則百萬之積可具鑠曰若是則人將謂我輩先有所獲向以日明且榆林鎮所少豈獨此哉于瑾一農夫耳而天賜之不可奪也乃斥訟者以金歸瑾仍厚封其地以絕後患後至者議卽故地發取旋思其言而止

操縱蜀府

羅通以御史按蜀蜀王富甲諸國出入僭用乘輿儀從通心欲檢制之一日王過御史臺公突使人收王所僭鹵簿蜀王氣沮藩臬俱來見問狀且曰聞報王罪且不測今日奈何通曰誠然公等試思之詰旦復來俱曰無策通曰易耳宜密語王但謂



黃屋左纛故玄元皇帝廟中器今復還之耳玄元  
皇帝唐玄宗幸蜀建肥老子者也從之事乃得解  
王亦逆自歛通始至蜀中士大夫易通少年至是  
始驚服

都郎中

戶部郎中劉爾牧號堯麓東平州人尚書源清之  
子也進士在部八年方大司徒鈍器重舉奏必以  
屬同列不堪目為都郎中卒坐杖歸里尚書公尚  
無恙

清王事

張隨字子貞山西芮城八永樂丁酉解元授戶部  
主事極清苦宣廟微行至其家見其躬汲水內  
子春米甚嘉歎後坐法上曰此清王事也勿問  
改生部以疾歸三十餘年茅屋村居不異寒士或  
曰張巡之後巡芮城人有墓在焉有東張南張二  
村史曰巡南陽人蓋自芮而遷死節後土人憐之  
具衣冠以葬

林公四知

園林氏祖父孫三世五尚書最後南工書仲山公  
煙予同官南京恂恂篤實人公之曾祖父名鏐永  
樂辛丑進士撫州知府有善政吳康齊大書金非  
王壺冰五字褒之八覲乞致仕歸其友戴弘齡素  
方嚴慎許可稱公有四知僉曰楊震故事乎戴曰  
乃公饒爲之更有進者知縣知州知府又知足也  
公爲上猶令山東寧海州守偵乞歸展墓見詐以  
祖制之優卹外官乃爾

却餽負稅

丘可寇穉本清方之工然其胸次淺隘好爲名高  
不近人情其在省中時湖廣撫臣方廉餽之王金  
疏發其事方以此去入頗不直之遂謂病歸里其  
後居鄉力却上官餽遺而多負國稅有縣令惡其  
矯積所却餽遺數百十餘請於兩臺以抵其逋稅  
丘大慚方在告時有薦之江陵者江陵曰此君怪  
行非經德也終不肯起江陵沒召爲侍郎往籍江  
陵大宗伯于公慎行深規之米幾丘之子雲聲中  
進士宦亦不達

騎士捧檄

吾師劉晉川以少宰起少司空理河漕事方憇于  
門二騎士捧檄至謂其田父也揖曰爲通王君公  
諾而入肅衣冠出見之騎士驚伏罪笑曰無傷也  
若固不識耳此等事古有行之者又見于公亦自  
可喜

習成節督

梁司徒材爲廣東左瞻旦夕皆飯堂上侑以青菜  
或冬瓜蘿蔔惟一味比擢副都御史巡撫江右薦  
紳皆餞諸大觀橋解衣盡歡痛飲大嚼始知其節  
齋乃習慣成自然爾視所服間領用浙蕉極下者  
衷服布素澣補惟爾裾鮮潔

止象鑿山

世廟末年滇有都御史某請行戰象之法于止邊  
錢瑋陳敬亭善時爲右轄極言象產炎微不耐西  
北苦寒事得寢陳居滇久昆明之傍曰榜山山陽  
有田五千頃地高苦旱陳視白石崖有泉在上游  
可引漑而爲橫山所隔議鑿山通渠衆咸難之陳

力任矢衆禱天久之未就衆嫉之陳引去行有日  
矣橫山水洞忽報開通咸驚爲神助云感之立祠  
至今享有永利屢薦未能用在家優游三十年令  
終輿論崇重與松江莫中江如忠金昌袁落春洪  
愈竝稱云

三速六字

郭青螺子章與夏仁吾良心辛未科同年同爲左  
方伯郭得閩夏得汪西郭問夏曰何以從政曰予  
有三速速收速給批速放夏問于郭曰子有六字

二鏡收原封放二公兼用所長皆有清聲皆開府

郭泰和人夏廣德人

投書

胡澧字伯鍾三水縣人弘治癸丑進士彊力有幹  
爲松番副使討賊有功胡端敏薦之忤柄臣歸英  
清惠又薦之不起後霍文敏爲少宰熟知其才且  
善射精韜鈴值大同兵變薦赴京擬僉都御史任  
西北有投書者發之中四字曰何如如何求其人  
不得命未下而卒

于達真字子冲歷城人丁丑進士以澤州知州爲  
兵部員外郎兵部未滿歲陞山西僉事飭兵昌平  
神宗閱壽工昌平孔道以才選擇三年中車駕四  
出應之沛然後官至參政歿人咸惜之初第以詩  
文名諸生時與于文定公俱爲我郡吳竣伯所拔  
稱二于又善騎射總兵董一元兄弟較獵數數勝  
之天與之年必爲名制閩

百發必金忘名

屈西溪直華陰人官至左副都御史先爲氏浙按  
察使歸安知縣某被告發科欽萬金按之知縣懷  
白金來餽求解叱出之治盜急會遷河南乃止及  
公治漕事則知縣爲御史起復赴京過淮上修謁  
執屬官禮甚恭公喜畱宴譚及浙偶忘某爲御史  
也因言生平未嘗苟取如浙屬一知縣犯贓餽金  
求解叱出木竟及今耿耿不知其人何如也御史  
色沮愈恭公怪之及別去諱思卽其人也大悔已  
無及果入臺以劉瑾黨誣公遂罷

楊太守

楊繼宗為刑部王事河間府獲強盜遣里甲張文  
郭禮解送京師中途遇衣盜自釋刑具而逃張語  
郭曰人言縱盜者罪與盜同予二人俱死不若留  
一人汝母老寡兄弟汝可為解人子為盜可全汝  
母子之命郭感謝張以刑具自服到司公疑其言  
動非盜審之得實二人遂俱徇活其真盜後亦為  
人所擒

公在天順中陞嘉興太守成化元年丁憂五年服

闕復補嘉興先後滿九載令人皆知公之德政而  
不知其先後兩任也

守嘉永久時清北都等鄉禾每莖離根二節節間  
又生三莖秀三穗或生四五莖四五穗者有之竟  
畝計之三穗者一三有二穗者數千百在有些滿  
府經歷司蓮此內栽禾二木亦如野外生莖穗公  
自為文記之滿九年考以素苦風痺自治行訪醫  
送者傾郡內外不得行願乞一物以示永永解青  
紗衣與之百姓藏之縣櫃寘三賢祠右後曲家起

浙江按察使至僉都御史撫雲而公字承芳山西陽城人爲國朝良刺史第一又有黃懋者元氏人亦滿九年有惠政曾拔呂文懿于諸生陞福建布政還卒嘉興遂葬千邑北板坊子中領浙鄉試墓數廢數復子孫尚存

楊公陞浙按察使以夏去民挽之不能得既行十餘日相驚謂公奪情復任權呼載道迎候者填溢城門月餘方息近年我浙實廉使子偁棄官去自杭至平望挽畱者塞塗無慮數十萬人則余所親

見者

神識

范楨會稽人守淮安景王出藩大盜謀劫王布黨起天津至鄱陽分徒五百人往來遊奕一日晚衙罷門卒報有貴客入僦潘氏園寓卒者曰有傳牌乎曰否命詞之報曰從者衆矣而吏出入心疑爲盜陰選健卒數十易衣帽如庄農曰若往視其徒入肆者陽與飲飲中挑與鬪相搏繫以來而戒曰慎勿言搏賊也卒既散去公命輿謁客西門過街

肆擗者前訴卽收之北反得十七人陽怒罵曰王  
舟方至官司不暇食暇問汝鬪乎叱令就繫入夜  
傳令儆備而食隸飽食以需漏下二十刻由諸囚  
于庭厲聲訊曰汝輩謂官府當出迎主而欲乘空  
虛爲亂吾久知之徒送死耳咸叩頭伏曰奴輩當  
死徃捕賊首已遁所畱孛妓也于是令飛騎馳報  
徐揚諸將吏而斃十七人平杖餘賊散濱鄉宦某  
者淫暴擅殺大爲里中患海夷之亂築郭絕衢道  
自固府判出經其郭閱勿食過判還以訴公公怒  
命墮焉無何其徒殺邳州三郵以賊級報驗得之  
遂以兵圍其第繫徒三百餘人併發其所爲諸奸  
利事訊之皆款伏某知不可解陰行刺偵知之不  
得發則賂子朝得復起脫身亟行赴官會爲臺糾  
奉詔逮問而歸獄詞于四郡公焚香誓神引囚七  
百鞠之得實以報某竟獄死民家子徐相及婚而  
失之父訴府公曰臨婚當不遠遊是爲人殺耶父  
曰兒有力人不能殺也久之莫決一夕秉燭坐有  
濡衣者臂兩籠樓而趨默詫曰噫是栢魂也而繫



甕水死耳明日問左右曰何池沼最深者吾欲斬  
遊對曰某寺遂與以往指池曰徐栢屍有是網之  
不得將還忽泡起如沸復于下獲焉召其父視之  
栢也然莫知誰殺公念頑有力殺栢者當勅一日  
忽下令曰今亂初已吾欲簡健者爲快手選竟視  
一人反襖脫而觀之血清焉呵曰汝何殺人曰前  
陣上浼耳解其哀血清霑公曰倭在夏秋豈須  
襖殺徐栢者汝也遂具服云以某童子故執童子  
至曰初意汝戲言出果殺之乎一時稱爲神識少

嘗讀書道觀數怪見同學者死焉公翫習無懼色  
其膽決蓋天性也卒歲有降紫姑神者諸孫就問  
壽以詩呈公詩有半醉逢司馬句公笑曰吾今死  
矣半文八十加一吾壽數也醉者酉卒丁酉年也  
馬屬午在午日乎果以六月午日歿

王公政教

王銳永平府遷安縣人進士景泰間爲彰德知府  
銳長身修髯願眇生成威有權術尚嚴政治祭郡中  
吏民賢不肖賦則獄訟皆籍識自聽其政吏亡得

為姦出必鑰關泥之民終歲不得與吏交一言縣  
吏以賄聞者案之卽令去飽事不中程者笞督命  
改案深究事情吏民畏之如神每行郡城中民皆  
閉戶亡敢立道旁藏遠雞犬恐有聲銳時策馬過  
視馬耳不左右顧令民臨道屋俱作修廊簷外浚  
深溝雨潦得洩中道隆立令水赴溝中行委巷口  
樹柵門有鎗甲夜卽闔門釘板仰臥柵門外柝竟  
夜鳴姦人莫敢入郡地也尤留心學校凡朔望謁  
先師廟已坐明倫堂聽諸生記經發疑無異諸生  
皆居學宮等識姓名政少暇令隸持數籌造明倫  
堂諸生持籌來自臨試或背誦書或作義其他出  
及不衣冠居者受笞當是時黌序間讀書聲洋洋  
盈耳丁祭陳鐘鼓鳴絃管陞降揖遜甚都叅政姚  
龍行部至府得見之出而歎曰此雖國學亦無以  
加也

陽和俎豆

呂大川字中原浙新昌人成化甲辰進士守惠州  
有善政征劇賊張權大川隨軍督餉察督從註誤

者釋之所至召耆老諭以禮義禍福莫不感動番  
馬張詔曰呂惠弼可謂霜雪之陽和戎馬之俎豆  
也竟卒于宮

### 妄捕棄宮

妖賊王子龍已于贛州龍南縣當陳死報功效  
賞矣後惠州通州署和平縣事復稱子龍未死今  
在民家白所司擒獲贛撫移書令殺後問者滅口  
太守孫先啓不從拂衣歸孫嘉興人正直忠厚余  
于昭慶寺一識面真有過人者未幾起福建參政

### 卒官

### 藩國兩名臣

胡興祁門人進士授三河知縣文皇帝封趙王  
擇輔以興爲長史漢庶人將反密使至趙王大驚  
將執而奏之興曰彼舉事有日矣何暇奏乎萬一  
事洩是趣之叛一夕盡殲之漢平趙王讓還護衛  
兵宣廟亦聞斬使事曰吾殺菲懷二心者趙遂  
得免興恢博多智畧歷輔簡王惠王及王八子侃  
侃師道自任

趙準藁城人長身美髯性剛毅方嚴終日無惰容  
不輕言笑年二十餘始讀書時有敏少年日記數  
千言趙先生耻居其下日所誦書必與之埒日不  
足竟夜讀忘寢舉順天鄉試爲學官景泰間遷趙  
府紀善好諫諍常思死節王令諸郡王皆受經爲  
講說甚詳懲門弟子常數十升殿嚴諸生步立皆  
有則尤重背誦以身先之無倦諸生侍側凜凜時  
太守有十子五子驕縱甚雖守無如之何一日聞  
趙先生嚴自領其子來且遺一朴廣二寸厚半寸  
書其面曰專治五子母及餘生諸子一墜見卽凜  
然皆折節受學守親致于衙置上座亦不讓崔仲  
晃之父少時出門下歿祀于家

誓不畱食

顧昌字德輝長洲人鄉薦爲思恩府同知清介絕  
俗人不敢干未嘗受一疏之餽晚年家居請人家  
誓不畱食雖遠去數十里寧飢而歸文章簡潔初  
其爲人

麾兵抗席

太倉周雲川怡貳泉州值倭變署事調兵食有方  
士皆懷之新守秦姓者至年少任意不時給兵大  
譁公出歷之立散遂罷守以公爲代公受業于王  
太司馬思質弇州方幼與公爲爾汝交狎撫靡不  
至思質忽延公爲師抗席正顏指摘文字亡所避  
弇州小怠卽搆齊請去皇恐謝罪乃已後補永昌  
不復出

夫婦却金

南樂魏節齊怡以貢爲鞏昌通判行部秦州賦戶

投金于儿覺而察之逸去乃付州庫夫人楊氏東  
歸復過其地州吏取以獻夫人又謝却之生三子  
長允貞丁丑進士官侍郎允中丙子解元庚辰進  
士吏部主事允孚甲戌進一刑部郎中侍郎子廣  
微甲辰進士官宮寮世著清而云

侍郎撫山西日廩止受八分京朝宮以使事至者  
亦如之或嫌其薄曰訐肉食可五豆必食前方丈  
而後快耶一僉事行詔至澤州州守爲吾友許繩  
齋維新事之無失禮而僉事少十舉解首素豪奢

自用撻其承事人許恣停傳給凡三日僉事窘馳  
去申文侍郎云州之供具僅殺一母雞而食批云  
食雞有何不足而尚以爲勞露等作罪安耶會軍  
大愧引疾去

立應有需

張愷鄞縣人宣德至年以監生爲江陵知縣時征  
交趾大軍過總督目睗立取火爐及架數百愷卽  
命木工以方漆卓鋸半脚鑿其中以鐵錫實之又  
取馬槽千餘卽取針工各戶婦人以綿布縫成槽  
槽口綴以繩朋水椿張其四角飼馬食使收卷前  
路足用遂以爲法後周文襄薦爲工部主事督運  
大得其力

補盜庫

嘉靖乙丑盜劫長壽縣知縣劉燮清吏也挈卽踰  
牆大呼逐寇庫中一空邑中人相率補足竟以隔  
血死爲神民憐而祠之祈禱必應

救覆舟

李一寧字應坤東莞人正德丁卯鄉薦爲蘇州教

授清苦端方後知懷寧縣豈弟愛民卒于官無以  
爲殮先是泊江干遇一履舟心動令人鑿之得一  
婦抱嬰孩猶活詢知長沙人隨舅宦遊一家淹沒  
板掛已二日矣爲買舟歸其鄉

雙槐

黃瑜字廷美香出人有學行景泰丙子舉人歷長  
樂知縣有惠政以勁直棄官手植槐二構亭吟嘯  
其中自稱雙槐老人曰子孫更植其一則吾志畢  
矣蓋希蹤三槐也作雙槐歲抄

編差

洪範金谿人字邦正進士弘治末爲嘉興令初至  
不事事吏卒皆侮易之及編差糧長太守憂其不  
任諷諭之洪歸集里書庭中焚香與約吏卒笑狎  
如初洪大怒杖而懸諸樹申令曰多用入廢時日  
且牟利每區只甲老二人敢妄舉者卽代役毋貸  
庭中肅然皆以實舉盡日而畢上諸府府驚曰此  
重事須幾更日月乃辨何草草乃爾範曰姑覆之  
卽辭還府召應役者問人人稱允守歎曰神哉令

乎吾眼幾瞎在官鋤疆扶弱廉靜寡慾以此揚繼  
宗云

苦里正

韓倫字秉彝苑洛先生之叔知武清縣忤梁昉罷  
歸杜門不出縣尹以禮致之不得于堂叔繼宗應  
里正尹故苦以爲公必可致公曰彼告里止于我  
何與竟不往尹後愧悔言之分守車平章平章曰  
尹誤矣致賢豈以威力哉率尹踵門請數次乃見  
尹誠俗人然悔而講教于上官則俗而不失爲雅  
若在今則禍且不測矣

編役連拜

長洲知縣郭波福建人與致仕尚書劉纓有小隙  
編其家糧長七名復以謝罪爲辭造其廬連拜二  
十餘拜旣出門號于衆曰我欲拜死老賊耳劉年  
八十餘不勝憊憤而卒其孫不能承役逃移四方  
家立破矣

鰥巢

陳善住廣東欽州人洪武中以貢歷任知縣官居



三十餘年皆有能聲妻子不入官自號其居曰鯨  
巢

講旗牌

陳岷麓為德清令甚有聲蓋亦快士也後為御史  
監遼東軍救朝鮮發憤請旗牌督戰此提督事如  
何可行部執不與快快遂卒于軍贈光祿少卿廕  
其子

陳名效  
四川人

增筆畫

王受洛川人以監生為東阿丞邑民王虎當受重  
役賂吏改其名曰田虎兩人爭不決公曰此必王  
虎也筆畫可增請府籍贖之果王虎也遂伏罪

名宦

平度州名宦故祀漢臣王成列官陳有勲見之喜  
曰此非偽增戶口者乎草牒請釐革未及舉以憂  
歸有勲副都克宅之子太宰有年之兄也志節為  
時所重

婁璿東陽人成化五年以監生知順德縣性問果  
好摧折權勢刻廉自喜聞貧者輒厲聲罵雖生宮

不避人多嫉之遣子就外傳令自執蓋日具隸役  
于官非汝役也竟坐誣去後祀名宦萬曆十二年  
所司檄削士論惜之夫削名宦非撫按卽提學也  
當查其人實之

### 生祀

地方官生祠自上達下徃徃有之惟學院絕無蓋  
教以嚴爲主不欲苟悅于人情也惟南京有陳督  
學一祠余友劉幼安見之必嘻曰提學乃有生祠  
又譚有兼寬政者嘻曰秀才爲汝造主祠矣此言  
甚有意習俗相沿寧獨提學爲然

### 蚤致仕

常熟丁南湖名奉正德戊辰進士南司封郎中年  
三十九致仕謂古今賢士終此官者得二人焉宋  
則席汝言明則莊定由果且云同入泮者二十五  
人三進士同鄉舉者六入五進士皆先死而已以  
年少獨存又多子孫快然自幸亦達人也致公以  
母徐太安人喪服闋致仕累薦不起時同鄉陸大  
宰完爲政將用之固辭不赴太宰其母舅也臨卒

作入山待盡詩別六孫別鯨居小樓數詩皆有超  
然之識先是國朝戊辰科本縣中進士者止洪  
武二十一年施顯正統十二年吳淳官皆御史皆  
有文學皆不壽至公亦入御史選以母老辭改南  
吏部早乞沐所著有南湖留稿而壽亦甚永要見  
天有定數人問能留之矣又築假山于家名曰代  
勝自爲之記

冢宰有媿

鞠珍字廷王臨朐人成化中鄉薦奉親至孝不信  
浮屠母卒躬負土成墳後選南樂主簿常祿之外  
一無濡染詣部考績珍乞歸田曰老不能任職餘  
祿足以養身復何求焉冢宰王公歎曰吾有愧子  
爾矣歸家杜門不出尹嘗署其家以遠役珍東徃  
以徃尹聞之驚曰何乃爾遽令罷之非公事不謁  
人稱有澹臺之風焉

章童齊名

章楓山先生同時有童品者字是式號慎齋真先  
生齊名成化丙午舉南試丙辰始登第爲兵都王

事僅兩考引年致化家居十九年以讀書喪明不自炫而卒著書甚多其學問行誼不後楓山而有傳有不傳則後死者之責也

勸父隱居

嘉興包馮隱居不仕父聞池陽太守欲棄官歸意未決馮奉書重緘無他言惟左太冲招隱詩而已池陽遂歸歸後學神仙無所遇孫樾芳副使代有冠冕

忍言

曹憲副時中華亭人隣有悍生修其先世怨以聖書公名于牛後向其僮加鞭因極口肆詈欲以激公怒僮歸以告徐曰人言我而若述之是重詈我也速往謝無勞齒頰生不能難于是修尺一若為候者而中實痛詆令人直入跪上之公不發曰休矣待吾僮來既而從者至命火燔之曰知若主于我無好言也生愧而止年九十卒卒時有紫雲自天而降繞尸人以爲仙去

歸壽

吳蔚全椒縣人舉進士爲臨淮簿時青苗法行口  
語藉藉蔚注鉗得宜民以不擾積朝請大夫知廣  
德彭池三州所至興學勸士性尤夷澹一夕夢人  
示四大字曰龜著必良覺而誦曰龜者歸也龜壽  
而藏神告我矣卽謝病歸終日宴坐凡十七年卒  
年八十四

安貧

顧璵字英王璘之從弟也官副使以伉直歸貧甚  
斯夕不繼晏如也嘗曰貪賄請囑與武斷鄉曲雖  
有差等然皆非知耻畏義者之所爲

藏賢書

貢生陳職號鐵峰東阿人性淳古愛賢書藏之不  
復出一日客有泊舟河上陳詣之語及江南多士  
欣然往不復與家人別追之至淮而返

知機掛冠

永新縣蕭公樟以舉人署江山學諭凡十年登進  
士官刑部主事大禮被杖幾死告改南京刑部執  
法號蕭鐵漢屢忤要人陞曲靖知府公知機械所

自掛冠不赴

老萊衣

葉孟禎惠安人永樂十酉舉人司訓高州念親老  
陳情乞歸者隨改授泉州朝夕子舍備盡孝養久  
之遷順義教諭陞陵源令棄官歸稱為廉吏邑有  
陳御史者橫甚鄉里苦之公上書陳狀御史坐削  
籍惠安人皆德之莆田林太史文有送歸省詩後  
四句云江燕迎人語山雲傍馬飛到家歡侍口應

著老萊衣

恥掃門

程學庸孝感人伊川先生八世孫也九歲善屬文  
鄉三老劉公騎而過之揚鞭曰孺子行矣為拱立  
道左不移足劉愧下揖趨而別焉為諸生力學手  
兩程夫子遺編服膺勿失嘗言兩夫子產黃陂前  
川有望魯臺邑東有讀書臺百世之下聞風興起  
而後裔顧屑越之乎一日坐磯石咏陽明白沙詩  
數章豁然開悟題其壁間有涓涓銀海陶塵慮皎  
皎明月照匠心之句宗人坐事走白監司約公往

曰吾不欲屈膝貴人前往者皆溺死邑人士以公  
前知云與江陵弟子同籍偕計入都衆皆修謁公  
獨否或言相國雅相慕也公以正對掃丞相府門  
者何人而子爲我願之耶授榮澤知縣有惠政

### 拔髮

杜 岡人父子鳴爲僉事傑少時日者言當以  
得官怒而自拔其髮誓以儒顯有朱廷相官

夫縣女字里中豪朱貧且死豪停婚僉事公歎曰  
爲令而貧君子也焉有君子其女患無婚者爲

公妻禽夜夢朱戎冠衣緋來謝君誼甚高得請於  
帝美報矣復夢神贈以言有天上日初長人間春  
正好之句是歲戊午公弱冠遂舉于鄉主司初擲  
不錄詰朝卷自展案上如是再異而錄之衆甚傳  
其故以爲天所以旌德也父客死滇扶服萬里將  
柩而歸值暑灑瀕大如馬瞿唐不可下公撫棺而  
哭頭搶地顙天驚濤忽減須臾舟行抵岸長年三  
老相顧且駭且喜微孝子精誠昭格不及此授長  
寧知縣採木萬山中一切馭以信義夷酋咸樂爲

盡力水涸水不行露禱于天比曉諸溪澗不雨而  
溢石激之跳沫丈許木沿流無所阻觀者謹爲神  
尋告歸卒

抗中璫

吳宗堯歛人爲益都令稅璫陳增至橫甚經奏福  
山令下詔獄餘皆震恐往往長跼如屬吏吏白公  
公叱曰鬚眉男子乃爲閣屈膝耶不往見而之登  
州謁海防使者德王使人諭增此非他今比也增  
陽諾公還王使兩璫來翼公輿而入增無可如何

下堂迎卒成賓主之禮而退然耻爲公所亢御之  
溪公過金嶺鎮鎮驛長金子登擁騶從如上官公  
訶之已盛供張復麾不納孟丘山有鉛鑛子登說  
增此可鬻金幸以相付月得金若干爲壽增遂檄  
之公數詰責子登遂行讒搆增逮諸富民誣之盜  
礦三日至五百人公憤甚疏其狀增反誣遂被逮  
初公見增惡已書而藏之笥曰吾儕七尺軀戴天  
履地託足聖門豈可浮慕空談自類穿窬際會富  
幾則張瞻明日爲民請命爲主達聰爲縉紳作氣



身外榮瘁都侍浮雲郡守胡士鰲甫上官五日以  
疏示之士鰲曰君有二親不虞貽其憂乎曰有兄  
弟在曰聞君貧曰可以筆耕略無戚容士鰲卜之  
靈棋曰金精欲起賴得元士左手抑之乃獲止息  
其詩曰疾風如勁草板蕩識忠臣籍此匡扶力乾  
坤物又新公曰金精所謂六庚白虎客星害氣也  
左手抑之桎梏之象扶乾坤者誰乎下鎮撫司送  
刑部益都民欲殺增者洵洵增恐徙徐州俄夢牛  
在山上寤曰其出牢之徵乎會增以所括時俸等  
貲數十萬進而陽乞貸公儀郎鮑應鰲借其友六  
人謁四明相曰南康守星子令微惠得正襟牖下  
益都何獨不然四明秘啓入即日釋公歸方勃增  
尋上書乞放還山皆不報父母念公俾公婦來視  
至淮聞逮止不進公使吏翟士朴奉書還而奄迹  
得之士朴藏書壁隙令苟舍兒馳去奄考朴於所  
有舍之乃得免公歸家尋卒人皆惜之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十四

保全功臣

先主代吳

三召平

兩廉藺

兩施全

兩龍光

兩小友

兩燒尾

亞父用壯

三謀臣

兩顏子

兩逍遙公

兩王保保

兩大如

兩傲弟

兩大索

身外... 此...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兩峴山

兩吳興

兩天台

兩孤山

兩富春

兩太岳

兩水晶宮

兩松江

兩湖

兩尚書

兩海運 五則

兩降夷

兩大界

殷浩悟空

告反

褚遂良被誣 二則

蕭穎士才識

訂座梨

定命 二則

取幽州

南使折虜

欽宗劄

不學虬髯

朱用李綱

淵聖之酷

大劫運 四則

錢俶 二則

生他郡

辟募客

簡肅心事

王蘇 二則

上疏仰藥

刺客同異 三則

石大門

辭集樂

坤為金

教官全城

學正抗敵

丑日受用

救善類

臨安三學

大盜藉口

鄉官多口

均田 二則

揭帖

緒揭

客問

條議白序

駁帖銀

曾有菴贈文

先兆

湖上朱國禎輯

保全功臣

韓信以告反被執赦為侯居咸陽聲望嚇人至今  
樊噲稱臣漢祖又用兵燕代留信于腋心之地安  
得不灰且假王之請自有以胎之彭越原非漢臣  
事定封正隱然敵國勢不竝立方追項羽約與韓  
信會兵而不至如何免得一灰雖呂后用刑恐亦  
蕭何之謀居多高帝聞信灰且喜且憐亦是真情

所發其赦藥布亦是憐韓信之餘然則二人之火  
逼于地位未可盡罪高帝至元功十八人無一人  
彊死若則漢高之保金亦至矣而坐以殺僂功臣  
可乎

亞父用壯

范亞父之為人蘇老泉許之當矣中問如張良獻  
王斗投劍撞而碎之曰唉孺子不足與計事是何  
等氣質言不用歸至彭城疽發背死是何等涵養  
看來是憤激用壯之徒止能望氣不足與成功陳  
孚題其墓詩曰七十衰翁兩鬢霜西來一笑火咸  
陽生平奇計無他事只勸鴻門殺漢王

先主伐吳

劉先主與雲長結爲兄弟意氣甚重方卽位而雲  
長敗死平時共患難死生不少須臾離而一口委  
之虎口旣忝爲兄又做皇帝戴平天冠而弟仇不  
少泄當日誓言謂何又何以見天下故先主之行  
決不可已卽不行亦須枉受張翼德一番臭氣駐  
手不得惟一敗氣結而死故可以不見雲長而先

主之心亦可以無愧無憾此正英雄水色天下為  
輕義為重者況乘此機會及其銳而用之直下吞  
大亦未可知當時孔明知先主之心亦不彈諫既  
敗泣下曰法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縱行必  
不傾危亦是感慨無聊之言非孝直真能制之而  
保其不敗也

### 三謀臣

擒王當有陣上若人以好來而我懷惡意從酒席  
上取人此最無行者所為史籍中惟田蚡用之灌

夫蚡之所以為蚡叩頭伏罪而少即如磨豎魚腸  
亦是盜賊篡殺之行亞父以此動項王取沛公看  
來項王英雄豈屑為此既不聽又用項莊舞劍當  
時多了項伯翼蔽一番即使項莊行兇必有雲龍  
雷電將此宴攪得一場掃興賄賂送沛公歸營決  
不歿於小人之手亞父之謀拙矣悖矣他如法孝  
直說昭烈取劉璋劉穆之說宋祖取劉毅二主皆  
不聽方有氣槩方成些事業項王才氣實勝二主  
而敗于垓下天也太史公之斷不足為據而謀臣

如范如法如劉風斯下矣

三召平

史記所稱召平者三其一具項羽紀廣陵人召平為陳王勝徇廣陵未能下聞陳王敗走秦兵又且至乃渡江擒陳王命拜項梁為楚王上柱國令急引兵西擊秦其一具齊悼惠王劉肥傳朱虛疾劉章欲令齊王發兵以誅諸呂齊王乃與中尉魏勃等陰謀發兵齊相召平聞之乃發卒衛王官後為勃所賣遂自殺功臣表平子奴以父功封黎侯其

一具蕭相國世家召平者古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故世俗謂之東陵瓜據此三召平者姓名偶同非一人也齊王傳小司馬索隱注云廣陵人召平與東陵侯召平及此召平皆似別人楊用修史記題評於羽記召平云召平加廣陵人於上者正與東陵召平異也又後漢書廣陵郡有東陵亭博物記亦謂東陵聖母祠有廣陵疑此東陵即召平所封地也

兩顏子

吳門徐禎卿字昌穀一曰昌國以進士爲評事親  
老求改使地當事者卿之降五經博士初善詞章  
後好玄學晚乃從陽明遊凡三變年三十三卒陽  
明比之顏子

徐愛遊陽明之門正德十三年卒年三十一嘗遊  
南獄夢一瞿曇撫其背曰爾與顏子同德亦同壽  
自南京共部郎中告歸與陸澄謀畊雲上之田不  
果合前說觀之陽明得二顏子矣要之陽明豈有  
此言必出王錢二公之平若使羅念庵鄒東郭爲  
之更自渾成

兩廉藺

梁武帝時蜀人藺相如爲父報仇殺降人劉季連  
自縛歸罪帝壯而釋之時亦有廉頗者爲別將尤  
功淮上後卒戰必有風雨之異祀爲神

兩逍遙公

北齊韋瓊以高隱封逍遙公唐中宗時韋嗣立以  
宰相阿附韋后亦封逍遙公逍遙二字亦有幸不  
幸如此



兩施全

秦檜十客其狎客爲施全而刺檜者亦曰施全爲  
殿前軍使以爲一人或以爲非要之旣爲檜狎客  
乃天下下流至不肖者豈能復作此等忠義出格  
事而檜老姦豈有與其人久處而不能覺眉宇氣  
味幾入其手乎老節婦決不裝淫媚而老嫖院亦  
決能辨識于微渺聞也

兩王保保

元有二王保保其一擴廓帖木兒其一征行元帥  
王斌之子襲父封復以軍功及于國事贈武德將  
軍蓋屋子

兩龍光

吉安有龍光從陽明兵間著奇節乃其先泰和縣  
亦有同姓名者爲松江訓道克振師範人比之魏  
文靖弟郁工部侍郎子伯進士慈谿知縣張莊簡  
有龍光先生傳字士熙號素齋

兩六如

蘇門公囑有六如一如深溪虎一如大海龍一如

高柳蟬一如巫峽猿一如華丘宮一如瀟湘雁唐  
子畏號六如取佛書之說不如前說更爲脫灑有  
意趣或者當時所取在此而更托之彼使人不可  
測耶  
兩小女  
張曲江呼李鄴侯爲小友畢文簡士安于王元之  
禹偁亦然

軍蓋兩傲

牛弘王旦鎮有傲第一殺駕車牛一擊破祠廟百

壺酒俱無一言

兩燒尾

唐進士宴曲江曰燒尾而大臣初拜官獻食天子  
亦曰燒尾

兩大索

秦始皇大索十日漢武帝末年坐建章宮見一男  
子帶劔入中龍華門疑爲異人命收之男子棄劔  
走逐之不得亦大索十日

兩峴山

殷仲文從桓玄之逆黜爲東陽太守得免于誅足  
矣猶色色不得志以次嘗登縣南二高峯以儼筆  
叔子立亭其上曰雙峴何叔子之不幸耶馬之純  
有詩言之

### 兩吳興

我郡曰吳興孫皓以烏程侯入卽王位侈而改之  
也浦城縣舊名吳興江文通嘗爲其令夢五色筆  
于此縣有孤山因號曰夢筆山

### 兩大台

我浙天台郡縣皆以之得名陝西鳳翔府麟遊縣  
亦有天台山在縣南五里九成宮之西

### 兩孤山

杭州孤山以林和靖著濰縣之孤山乃伯夷避紂  
之所而名不甚著則地之衝僻不同而好事者所  
重在此不在彼也

### 兩富春

富春在嚴州釣臺不必言矣乃濮州南四十里亦  
有此山相傳子陵應光武聘嘗經此駐足此必有

自來未可盡以爲妄

兩太岳

禹貢太岳山在冀州河東彘縣東上黨西卽雀山是也 國朝尊武當爲玄岳一曰太岳而其名乃移之楚要非其本稱也

兩水晶宮

僞閩王延翰跨城西西湖築室十餘里號曰水晶宮每携後庭游宴從子城複道中西湖之名甚多惟水晶宮獨見我湖渠亦妄慕效爲之耳

兩松江

吳淞江今吳江寶帶橋一路是也而松江亦因其名懼水災故去水以禳之眉州有江卽蜀江分派亦曰松江

兩湖

東坡謂杭州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王梅溪謂越之有鑑湖如人之有腸胃可謂貼對鑑湖周回三百五十餘里漑田九千頃湖高田丈餘田又高海丈餘後爲民侵佔今之存者視舊額不知何如聞

陶家堰上下一帶皆其地也至西湖往往有之特  
不如杭州之佳麗著名河南止河亦曰西湖差可  
相亞

兩尚書

鄺尚書埜清謹士也而司木兵故及于己巳之難  
丁尚書汝夔長厚人也而司木兵故及于庚戌之  
誅人事乎氣運乎皆有不可逃者  
丁尚書坐歿殊可憐後六十餘年萬曆癸丑其曾  
孫鳴階舉進士余覽齒錄得其家系良喜同時歿  
者楊守謙尤可憐楊本世家不知其子孫若何至  
鄺公之後又未及聞也於我心有感戚焉

尚書坐歿職方郎中王尚德從坐丁獨自引罪王  
得減歿丁赴西市問王郎中免乎王之子化在旁  
謝曰免矣丁曰爾父勸吾出兵吾爲內閣所悞不  
從今一歿一生天道也卽歿不恨吁不之人品可  
見宜其有後也化爲平遠知縣會田坑賊力戰破  
之超拜副使妻計烈婦自有傳

兩海運

朱清張瑄太倉人比覓為元海運萬戶 國初則未  
壽張赫懷遠人亦海運皆封侯何同姓乃爾  
清備于楊氏殺楊諒妻子財貨官捕之終不得瑄  
行劫被縛時洪起民為浙西提刑夜夢錄囚十八  
人中一人虎形可畏明日所解賊數與夢合瑄在  
其中貌特異遂貸死未幾宋亡瑄貴顯事洪終身  
瑄目不識丁書押文卷但攢三指染墨印紙上狀  
如品字雖巧作偽效之終不能

陸文裕集云沈都遠登宋進士第仕于揚州會元

兵渡江復仕于蘇夜夢雙虎黝然據獄此明入視  
果有兩男子荷校者察其異陰縱之即張瑄朱清  
也尋罷官寓蘇之烏鵲橋後瑄清以海道功為萬  
戶貴顯物色之一日遇諸塗遙拜曰吾父吾父即  
奉以歸至清浦居之地沃遂卜築焉始為嘉定人  
至今子孫日衍稱大族

二說少異  
兩存之

宋亡有都統崔順領眾五千泊紫霧島元世祖命  
朱清招安問用兵幾何清但求勇士二人與子虎  
駕一舟至島順舟發矢如雨清曰我朱相公也皇

帝著我來招從者富貴登舟宣旨順意徘徊卽斬  
以徇衆皆降悉縱遣之後清被逮曰我世祝舊臣  
寵渥無比豈敢從叛新衆宰相圖我財寶以至壬  
此觸石歿

清瑄雖歿而清子虎瑄子文龍仍治海漕給所沒  
田宅清孫樞密院判完者與諸孫皆還太倉守墓  
墓在北門外松柏如山武陵杜青碧云太倉風水  
賴朱氏山林茂盛以致殷富及張士誠據吳越夷  
成丘矣又清之子旭不樂仕進退居田野與士大  
夫遊博涉經史長于小楷篆隸好施勇于爲義人  
咸德之

兩降夷

東漢末其降夷徙處內地漸漸能讀書通古今故  
晉有五胡之亂我朝降夷內徙者尤多推厚其  
廩賜止射獵自娛其策者以武顯爲參將副總兵  
終不佩印稱上將其封侯者間出佩印而內顧重  
不敢爲惡故己巳之變雖在在蠢動猶不爲大害  
又因用兵徙之兩廣故二百餘年四海宴然蓋

祖宗控禦之略歷代綢繆之功視漢爲密而功德基  
本又萬倍于司馬氏要不可一律論

兩大界

用夏變夷王政也晉武用之劉淵而五胡橫行以  
夷攻夷上策也殷浩用之姚襄而一敗塗地晉武  
是承籍不是創業英雄之主殷浩是清品不是用  
兵老辣之才在國運爲華夷之辨在人才爲文武  
之分此世上兩大界也

殷浩悟空

殷浩旣廢夷然無幾微見顏色桓溫遺書以示引  
用令僕之意殷答以空函片之亦戲之也溫雖大  
恐而無如之何咄咄書空蓋已超九界人初地矣  
道生之對亦是至情後溫果殺其子涓以報辱桓  
玄得志著書痛詆浩以成父志旣敗劉裕建義止  
競武功何暇改正故余謂晉書有二大冤屈桓氏  
之于殷王庾二氏之于陶士行是也

告反

張嘉貞爲天兵使人告其反按驗無狀當反坐嘉



貞謂重兵利器皆在邊告者一不當卽罪之恐塞  
言路爲後患遂得減死嘉貞以文士起故爲此言  
且以中玄宗意此後告祿山反者昔不聽以致大  
亂夫反是何等事而可輕告告必按虛實方可示  
懲而後之以實告者至矣

褚遂良被誣

褚遂良真命薄言者坐以譖殺劉洎猶曰詐敬宗  
爲之至常思謙直諫有名亦以市地虧直露章劾  
罷遂良爲宰相豈虧些小之直其爲誣捏無疑常  
亦輕信大甚終不得入名臣傳

皮日休避廣明之難奔錢氏官太常博士贈禮部  
尚書子光業爲吳越丞相孫璨爲元帥判官三世  
皆以文雄江東見尹師魯文集集中有大理寺丞  
皮子良墓誌可攷子良璨之子也今唐書乃謂日  
休爲黃巢翰林學士誅於何仲錯陷人乃爾

蕭穎士才識

蕭穎士再拒李林甫及永王璘策東都先陷勸李  
承式及崔圓保淮南通貢道識力經綸當是李鄴

侯之流而以官不達僅以文苑稱然則人果不可  
無官官果能重人耶

飢座梨

推遠有文而風致竣整世慕之自曰飢座梨言座  
所珍也後與白馬之難

定命

古之尋常人亦有奇者如段文昌帥南州或旱禱  
解必雨或久雨遇出遊必霽民為語曰旱不苦禱  
而雨雨不愁公出遊若韓昌黎奇囁入藍關之雪  
馬不能前此皆命之通塞為之淮西碑文一什一  
立其又何疑身後日月光誰復辨之

唐次者唐儉之裔孫也以禮部員外貶閩州刺史  
韋臯表以自副唐德宗惡而斥之自以身在遠又  
抑不得申采古忠賢罹讒毀被放至殺身君且不  
悟為辨論錄上之帝益怒曰是乃以古昏土方我  
改夔州憲宗立召還授禮部郎中知制誥中書舍  
人上雅惡朋比傾陷者覽其書善之謂學士沈傳  
師曰凡君人者宜所觀省然編錄未盡可廣其書

乃與令狐楚杜元穎起周訖隋增爲十篇更號瓦  
和辨蒞略噫次可謂苦心矣而時君有怒有喜豈  
非自己命中利鈍而亦可觀時矣

取幽州

宋太祖欲北伐取幽燕謀于趙普以曹翰爲將卽  
以翰守之普皆不敢駁惟曰翰死孰可代之太祖  
默然則明明是翰不可取不可守燕亦未可取未  
可守故設此窮其辭趙普得諫法宋祖悟意表奇  
奇

南使折虜

孔道輔使契丹優人以宣聖爲戲公正色對曰中  
國與北朝通好以禮文相高今優孟侮慢先聖而  
不禁北朝之過也虜君臣默然此對似矣而猶未  
盡當日宣聖並乾坤配日月本朝尊崇凡皇帝幸  
學四拜致禮九夷百蠻無不知無不敬而某使臣  
則其裔孫也北朝獨不聞乎何禮文之有問虜之  
慚悔又不止默默爾已

欽宗劄

完顏方彊宋欽宗所與李忠定劉忠宣劄子不下  
數百十大約云賊銳不可與爭鋒宜逼逐出境此  
譬如芻豢子弟偶門上過一兇人畏而惡之只謂  
家人曰打他不過趕他出去既打不過尚可趕耶  
哀哉哀哉

不學虬髯

趙永忠秦州人本姓胡名清少慕班超爲人因遊  
岷州過積石國大會魯黎結羶與相交善後至交  
州結羶移書永忠告以其國久失王子莫知存亡  
可僞爲王子歸國永忠乃西行結羶迎之國相撒  
斯金龐斯等咸納款馬永忠居王位六月致書青  
唐守仲威求歸宋或阻之曰爲此髯不亦美乎笑  
曰虬髯一海酋耳不足學也狀上宣撫童貫貫遣  
威至境上待之永忠率將相偕至河州貫掩其功  
以爲拒戰不敵而降授忠州刺史圍練使賜姓名  
趙永忠貫慮其言于朝誣以事謫監韶州酒稅建  
炎南渡廣東盜起宣尉司檄諸郡各出師討賊韶  
守命水忠督兵大破雄連諸寇擒其酋復解南雄

圍遣三子分兵破循梅潮諸寇紹興二年被召至  
臨安未及朝見卒初永忠聞徽宗結女直圖遼謂  
詔守曰朝廷此舉非善計也後其言竟驗人服其

識

胡清一本  
作胡澄

宋用李綱

弇州謂宋用李綱未必能滅金還二聖固是一說  
然用李則國勢必彊可戰可守僭逆偽命之法行  
則入心知儆咸思自奮敵國即未必滅亦必懼而  
連和還轅復三京地自在掌握聞嗟嗟畏彊欺弱  
人情皆然而況禽獸夷狄乎

淵聖之酷

宋紹興中與金人義和時淵聖在虜中尚無恙也  
自後太后回鑾而渴聖意不返初疑金人欲留以  
爲質宋雖有請彼或斬而求許聞朱子語類窺見  
其間一二乃知淵聖之歿于虜益有深故也先是  
兀朮下江南屢失利而張通古之來朝之忠計者  
憤不肖和宋勢益稍振矣是時劉豫既廢金遂欲  
立淵聖于南京以中分宋勢賴和定而止既太艱

南旋淵聖臥車前泣曰歸輿九哥與承祖等言幸  
早歸我我得太乙宮使足矣他不敢望也大石許  
之且與誓而別及歸知朝議大不然遂不復語自  
明受太子殂高宗竟之嗣金人又欲立淵聖之子  
以變動江南耳目岳武穆嘗具劄言之故終淵聖  
在虜宋遣巫倣一迎之後不復終請者慮其狡謀  
復起至不可區處也後逆亮謀掃國南下自中已  
無宋矣而淵聖在彼終以前議致疑慮生他變故  
先戕之此殆南北一大機事也作史者都不能舉  
其槩淵聖阨于虜又阨于弟兄自覆載來帝王之  
酷無有過者

### 大劫運

梁武帝唐玄宗宋徽宗會逢大劫運三主皆聰明  
人亦預知其兆切儆于心凡梁之捨身唐之壓勝  
宋之暗禱無所不全然皆外勤兵而內忘武備畢  
竟及禍雖然大劫難逃內備雖飭又必發之意外  
今人但成敗論人耳

南未未造蒙古兵勢漫天漫地蓋來又加以謀勇

如何禦得他金虜悉力支撐終歸淨盡殘宋亦儘  
努睜到此真無可奈何此古今剝運第一所以  
太祖之功為大

宋亡好箇姜才張世傑張本降人姜被虜復歸卽  
配巡遠何愧

讀宋亡必節必難之人上自大臣下至戍卒真是  
流涕皇天殊欠慈憐

### 錢俶

錢忠懿王俶以天成四年八月二十四日生宋太  
宗端拱元年八月二十四日卒剛一甲子復與父  
元瓘卒日同人皆異之杭州有保俶塔因俶入朝  
恐其被留作此以保之捕名者尊天子也今誤為  
保叔不知者有保叔綠何不保夫之句

歐陽永叔以鼓故銜錢惟演厚誣其祖元佐以下  
重斂虜民或引錢氏納土後土方贄均雜稅減三  
錢為一錢之說實之謂為不誣是則然矣然吳越  
之民追思錢氏日年如新錢之于孫卽失真王其  
福澤綿遠子孫代興至滿江南何哉宋雖減為一

詳而銜前各後之費多至破家錢雖三詳而一切  
差役俱免又錢宣國置營田數千人于松江闢土  
而耕其奇器精練皆製于官以充朝貢民老死無  
他纏累且完國歸朝不殺一人則其功德大矣而  
永叔無一字之及何耶

生他郡

宋諸大臣多生他郡亦多徙他郡韓魏公生於泉  
州歐公生於綿州司馬公生於光州二程生於黃  
陂李綱生於華亭米文公生於龍溪王黃公生於

武昌王荆公生於臨江豈衙署風氣厚多毓賢人  
耶張齊賢由曹州徙洛陽楊億由浦城徙潁川韓  
億由真定徙雍丘杜衍由會稽徙睢陽范純仁山  
蘇州徙許州文彥博由汾徙洛呂公著由壽徙洛  
歐公由吉州徙潁州二蘇由眉州徙潁及陽羨司  
馬公由夏縣徙洛陽王文正公由大名徙開封周  
元公由道州徙九江邵康節由范陽徙洛陽朱韋  
齊由新安徙建安離鄉井去墳墓於禮合邪否邪  
或謂宋都汴諸公之徙亦近聖之意邪以上二項



不能悉數入我明從兩京及鳳陽者以間右徙雲南者以罪謫隸錦衣太醫欽天者以宮籍餘大臣則李文正楊文襄而下甚多至程襄毅由河間徙歛則又歸原籍也

群暮客

范文正公言幕府容須可爲我師者辟之雖朋友亦不可辟其論甚虛然要看自家力量如何

簡肅心事

曹利用力擠魯簡肅幸真宗察知得寢後曹驟得罪簡肅方病聞之歎曰利用何罪但倔彊不識好惡耳欲救之報已押出國門驚急脈絕而卒此等心事又在文彥博救唐介之上

王蘇

考亭謂大蘇早用卽是上安石此未必然大蘇係老王癡大蘇後老王策大蘇可以機柅老王難以理奪考亭因程伊用惱蘇氏因張敬夫護張浚大賢亦有朱化處

程子若能容大蘇便是孔子對面服得大蘇便是

西方至人

上疏仰藥

宋仁宗國本未立諸公爭之不能得有監察御史  
裏行陳洙發憤上疏且云陛下以臣懷異日之圖  
莫若殺臣之身用臣之言疏上仰藥次仁京聽之  
賜錢百萬以葬元祐初司馬先以為言宮箕子洙  
字思道建陽人慶曆二年進士為烏程令有聲

刺客同具

軍中刺客引領待刎之事本出韓魏公考亭作墓

謠歸之張浚此必本于南軒行狀豈真有是事昭  
然在魏公一以為駐延安軍中一以為鎮相州宣  
聖廟齋宿記事者信筆而寫柱往如此

蘇雲卿評張浚云長于知君子短于知小人然浚  
所短畢竟短于君子一箇岳武穆在面前纔交數  
語語又磊落使輓然匙他還山去又殺了有文有  
武伯曲大所長安在至以邵宏淵副李顯忠益憤  
積矣

浚開府視師諸將有以北討之議聞者事下督府

將從之李椿爲參謀官亟奏記曰復仇討賊天下之大義也然必正名定分養成觀釁而後可圖今議不出于督府而出于諸將已爲輿尸之內矣況藩籬不固儲備不豐將多而非才兵弱而未練所制未允議論不定雖得其地不能守也書未入而師已行又言大將勇而無謀願授成算俾進退可觀毋損威重不聽泉大敗于符離浚之輕率寡謀如此宋安得不弱若李公者籌略精明真將相之選如時之不用何

石大門

石斗文字天氏新昌人隆興初進士任天台尉遷臨安府教授與朱晦菴爲友丞相史浩薦其學行改樞密院編修上書論朝政言甚剴切其曰朝廷辟如萬金之家必嚴大門以司出入一旦疑守者而初開使門不知使門之私乃復滋甚一時以爲名言因目之曰石大門除知武康軍晚益嗜學不衰云

鄒浩爲揚州教授呂申公守揚命浩爲宴集樂浩  
辭焉公語浩曰他日爲翰林學士何如浩曰爲翰  
林學士則可爲祭酒司業則不可公被召臨別謂  
浩曰教授器識不凡當自愛至上前首薦之

坤爲金

姚祐者元符初爲杭州教授堂試諸生出易題乾  
爲金坤亦爲金蓋福建本書籍刊板舛錯坤爲金  
脫二點故姚誤讀作金諸生疑之因上請姚復爲  
臆說諸生以誠告姚取官本視之果釜也遂升堂  
自罰一直其不護知如此

教官全城

宣和圍睦寇猖獗所至同惡響應州連陷且五六  
建瓴而下將至永嘉守戴欲棄城走教授劉士英  
湖州人情激于衷曰吾徒誦詩書譜逆順而俛首  
帖耳以事賊乎館下生石礪慷慨佐之畫守禦策  
行保伍法出奇計數挫賊鋒于時海內習安郡無  
武備而忠驅義感獨特人心爲守保全城以還天  
子越五十六日王師至賊始驚蹙上功劉遵守太

原會金虜犯城死於力戰卒全其節石辨祿不居  
以布衣終

### 學正抗敵

宋末國子學正周泰臨安人元兵至糾衆抗之不  
克而志益奮名其子曰思岳思李思文謂武穆忠  
節信國也後徙無錫五世孫曰廣濟號月窓子敷  
號喚菴工醫嘗曰病不能死生藥不能生必背以  
壽考終孫卽禮書文恪公子義曾孫炳謨今官宮  
僚比學正公之報也

### 五日受用

孫偉字奇甫學於劉侍制孫初爲靜州幕官侍制  
謫夷陵自靜請見曰某生長南方未見北方賢士  
大夫聞先生學於司馬公此賢士大夫之冠所以  
求見不敢說從學但求聽說話數日是矣劉許因  
共餼五日與之語既五日孫以所聞盡錄爲一冊  
請曰所聞如此恐錄記有所不審更住半甘先生  
爲看過乃辭歸孫生平所受用只此五日所聞噫  
古人好學之篤與實踐精專如此

救善類

莫汲湖州人自號月河紹興間爲國子監生秦指  
惡其救拔善類謫化州士之秀者多從學焉

臨安三學

宋時以京尹之學爲國學臨安三學之橫乃與人  
主抗衡或少見施行則必借秦爲論動以坑儒惡  
聲加之招權納賂豪奪庇奸動搖國法作爲無名  
之誦扣關上書經臺投卷人畏之如狼虎市井商  
賈無不被害而無所赴愬雖京尹不敢過問一時

權相如史嵩之丁大全極力與之爲敵于是協力  
合黨以取大全大全終於得罪而去至賈似道作  
相度其不可以力勝遂以術籠絡重其恩數豐其  
饋給增撥膳田種種加厚於是諸生啖其利而畏  
其威雖目擊似道之罪不敢發一詔及似道要君  
去國則上書贊美極意挽留今日曰師相明日曰  
元老今日曰周公明日曰魏公無一人敢少指其  
非者

大盜藉口

殷文珪池州人乾寧中進士朱全忠特表薦之又  
珪惡其姦逃去全忠大怒進捕不及每言窮措大  
率皆負心白馬之禍亦引爲證古言待小人不惡  
而嚴匪直道理如此亦以免福息亂況大盜握重  
兵而可輕犯全忠非文珪曰馬之沉自不肯免要  
之藉口有由來矣

鄉官多日

澧州同知甘王聲陽朔人也弘治間條奏猺獞積  
歲劫殺之慘兵部是其言請於上令撫按相宜  
勦撫首惡聞之猖獗愈甚數掠王聲家至取其入  
殺之必欲赤族而後已爲縣令者又揚言甘鄉官  
云云欲盡誅汝輩恐嚇取厚賂以爲解嗟乎王聲  
爲地方計未必有益而家先受禍爲縣官者又因  
而取利余近日均田之事酷與相類蓋惟口之禍  
如此吁今戒之晚矣

均田

命坐磨蝎無事得謗余不幸坐此宮生平所被猜  
疑譏訕無影無形橫加者都山意外自知自忍自

憐亦目笑今都忘之矣惟均山實自作之孽豈得  
盡歸咎磨蝎然此議發之已久余有所感揭之撫  
按誤採發下時編審已定衆當憤結時聞然並起  
適按臺馬起葦從聘自嘉興將至衆往迎大刻均  
田使民四字粘于道傍處處皆遍因隨按臺舟自  
平望至郡城一百二十里布滿極目不見道尾愈  
近愈多號呼投水者徃徃而是旣至登與衆擁枳  
不得行擒數人旋釋之抵署問狀兩縣主又失辭  
按臺怒却立曰民情如此三日不靖于汝乎取之

於是大議泮宮擠排幾至墮橋權在百姓不在縣  
主矣縣主亦怒據均字以一切法齊之而各大族  
之子第互糾集直犯府主如惡聲府主震怒多潛  
遁去有二生犷甚自以名實之以示無懼遂逮捕  
不可解而初發時率其僮從可千人抵潯焚余居  
未至三里或云小民聚且飭關乃返余妻子皆惜  
不知又分布郡城各門欲執余金亦惜不知而守  
道謝某至欲請兵虞變好言慰諸子弟曰可速問  
之朱平丞凡洵洵者旬日乃小止旣議上矣撫按



會題戶部駁下按臺怒勒所司毋劬且行十年是  
時許敬菴師亦深爲余危之余曰事已然無可柰  
何第後有言入師耳者幸以理裁惟丁長孺公深  
主其說且屢爲解于許師儻亦所謂推波助瀾者  
非耶

初一冊爲辛丑年第二冊爲辛亥年合郡公議已  
定余懲往事不發一語且法原非一人所得主亦  
未有久而不變者我亦何成心之有最後縣主曾  
蘭若紹芳來問只駁宦戶貼銀一款應之曾不知

何故臨期仍主均田恨乃益深第三冊縣主曾有  
菴國禎暇時偶譚及余曰罪戾也何敢言惟我父  
母政成將內召矣再做一篇好文字終之造福在  
此不朽功業亦在此有菴默然遂繕心求之以均  
之一字爲主順人情從中略爲參酌不一月竣事  
上下帖然未知余之罪得小解否痛減思痛毛髮  
尚目尊尊恐老死無能自明乃略叙始末及均田  
初議與贈有菴文字存于篇末總之所謂罪案云  
爾

揭帖

揭爲均田定後以救民命事東南財賦之叙而抗  
嘉湖在浙尤重嘉靖以前編審均徭如庫子民皂  
門厨之類悉僉鄉民應役朝克夕破重以倭警宮  
吏侵漁公私俱盡於是龐御史尚鵬首行條鞭法  
計直徵銀而民力大紓載在名宦尸祝至今可徵  
也又議革去糧長以里長收糧彼此互管貧富通  
融十年一審大約中人之家應役有期力均時暇  
不至破家破亦有救當道可謂苦心地方亦云大

幸矣然而法久弊生聖賢不免遲至今日道以人  
弘豈偶然哉請先言弊又先言一縣目擊之弊禎  
烏程人也辛未之審幼不及詳然創法未久當無  
甚害辛巳則羅知縣用敬在事是時豪貴把持自  
進在圖還圖在甲還甲之說羅亦利仍舊貫苟日  
了事民雖憤鬱懼于威刑愛惜身命且力未甚窮  
只得隱忍遞至辛卯袁知縣光宇以至今辛丑祖  
述其說而民遂大困不可支矣與袁各異偏重不  
均有一甲全然無田者有一半訖產而克至數分

者有戶絕下有妄報分數而親族代當者一僉解  
戶必至逃亡係籍則百劫不免漏落則安坐自如  
凡勢家之仙戶叢僕疎屬遠親與其蔓延之種田  
產悉據膏腴畝數不啻萬倍影射郡移飛詭變幻  
三十年來無一手一足應公家之役無一錢一粒  
克應役之勞今番適當鼎新之會在上者皆大賢  
大良願望絕命復蘇朽骨再肉而牢不可破殆有  
甚馬不曰脫漏何妨則曰斷然不動開日與杖爭  
辨投枷惟圖正積賄如山賣免買免報德報讐公  
然無忌而一種奸猾又從中把持或子女或田產  
器具乘機吞奪此誰之責誰之過哉亦試度五十  
年來能保閭里間圖圖甲甲盡如其舊哉當此勢  
窮理極之時大奮使民除害之斷力主均田爲民  
造命參酌優免以重儒紳均派餘田以恤編戶直  
下憲牌責以如式弗以批發了事弗以異議動搖  
弗以已成憚改則恩波與江海同深愛戴共軋坤  
無極豈不婉美麗公且超而上哉除後項條款外  
爲革弊均田以救民命事應否會稿通行理合具

揭須至揭帖者

緒帖

再照編審之弊不能盡有病根積於在圖還圖在  
甲還甲兩言重以漏下不查報頂不允而民之生  
理盡矣夫甲止數人若係貧難別無援救貧者日  
貧辟如索酒一盞之中索者一碗之內斷不終日  
其偏一也勢家大族實繁有徒團作一處罔上害  
人富者日富殊無廢足甚至把持官府搖惑視聽  
正論難伸伸亦旋遏其偏二也有一二已故大宦  
從公存恤米爲不可而羣小用事形影欺瞞主或  
加充僕畫辛免卽背畔驅逐之輩尚爾坐擁高貲  
公然不動泰如王侯睥睨自若不知何緣樛蒙顯  
庇其偏三也等則不均威脅愈甚凡貧難下戶止  
有逃移自盡一路決不能控陳告訴落水病兒一  
直到底下旣無日無天上亦不聞不見久成者卒  
難遽改後來者無可奈何其偏四也逃絕旣多勢  
必累及親隣展轉扳扯展轉躲避以一害十以十  
害百以百害千其偏五也凡此五偏猶其大略至

於瑣屑罄竹難書故處今之勢別無善策惟均田  
一節直截簡易若曰使於民不使于官則一縣極  
富極多田之家不過數人就中分派大段既定彼  
亦無辭儘有子弟奴僕寄莊取美非士大夫本心  
而士大夫於優免之內尚未足數者比比可屈指  
數也今長興金知縣業行此法彼中士夫素稱強  
直然已帖帖親認郡中頌金長興者萬口女一豈  
可行于長興而不可行於各縣哉若各縣不行無  
論矣此機會十年內民無子遺而長興士夫且將  
援以為辭異日又將變而歸之民矣可不慮哉可  
不懼哉千載一時宜汲汲為之所矣惟仁人君子  
裁之察之遇其人而不得行則地方氣運正厄小  
民命脉當斬非人之所能為也

容問

或問于朱子曰均田之說當路斷然行之而子從  
旁多口當路其大將也子亦幕下一衝鋒勁卒也  
戰雖乍勝敵亦甚彊又添生兵焉與其種百萬大  
將不日引旗鼓去而子以隻身乘障竊為子危之

朱子曰其然其不然得失者事也公私者理也緩  
急者勢也成敗者夫也天不能違勢而可以權奪  
理不能離事而可以衡平目前則我急何者當路  
秉山嶽之重誰敢異議未生要不足當斧鑕內無  
助功疆近之援以窮人犯衆怒如踏虎尾如履春  
冰殺機已見烏得不懼雖然懼亦無益君子道其  
常不以人之洶洶也而易其節乃若日後則在事  
者亦急何者余卽甚口然不過一時憤激條陳千  
百及之一耳能奪撫按若郡邑權耶能驅使小民

耶有意穿陷大家使之受役且坐罪耶天日皎然  
人心不死此七尺者一任判斷惟是田均而役法  
無定異日必有伏害必有吏張是在事者能始不  
能終得其名而遺其實所謂大人作用猶有未盡  
也人情難與慮始賢者固自不凡諸家之紛紛常  
然無足恠以操縱之權治不逞以永久之利定新  
規以公平之體挽偏重大家安之以爲當然小民  
忘之以爲何有一種仇憤之夫亦自慙且悔曰上  
大良法美意如此惜乎不勝躁而以子弟爲俘以

奴僕為殉則湯武仁義之師也夫所謂大將者剿  
無兩用胡越一家候通萬里民無犬吠之驚乃始  
稱賢豈其以一戰奏凱而弃其精卒以與敵而不  
顧乎必不然矣客笑曰子福不遠既在膽安枕無  
多譚後議均役均而大小並安公  
私俱女陳筠塘太守之力居多

條議自序

守拙者必愛開國禎請急歸家慈親定育外三時  
禮拜魚鳥為羣間之一字自分半生受用高可以  
望傲士下亦不失散人已矣無端為管城子所役

草均田一節言之再言目擊親嘗殊多感慨福衷  
信口頗似譏彈當道採而行之一時大閥謂刺刀  
沉宗猶未足盡朱氏之辜也初只服筆端自遣實  
不意遂見施行又不意萬眾從而鼓踴彼徧豪人  
累纏巨室揆之情理委自不堪總之造物妬間故  
以不相干之事擾之非直德薄命薄自驅陷穽已  
也縱免者如江湖之魚悠然以逝束入者如山中  
之獸卽是麒麟亦難安頓客有云云以告者笑而  
不答歸之有命既先慈見背困卧無事一日據書

偶見彼時底稿讀之且愠且激憶敬菴許師誦頑  
學問不足樂之初水部論亦如之良師良友改自  
難得若早衣教何至猖狂然而功罪所由終不可  
泯謹將原揭不改一字存之梓工以俟大人君子  
要見狂諱止亦如斯事辭別無波及憤同當轍情  
與含沙望在改絃心非杆罔苟有益于細民當無  
辭于大僚本末既已詳明罪案可以公判至於家  
居梗概眾論是馮天地鬼神黑白難變若夫多口  
殺身則古入云合六州四十三縣鐵不能爲此錯

拙竟難全嗟何及矣

馭宦戶貼銀一欵

貼銀在小民對支其力相抗或可人手若以士夫  
論頑癡人也只從自身上體貼最急官銀蒙縣主  
持帖來催亦遜謝待明日矣束脩最要緊無所怪  
然過節令或散館數日皺眉矣猶曰囊之缺也其  
以書帕至者每兩賞五分已至微細有不九折八  
折者乎折矣有不用新傾水絲者乎此雖世套亦  
人情之常若以貼役持券而至必孔夫子陶朱公



合爲一人又當暇間喜懽時自可立地發出三者少一吾知其必不可得也再從身上體帖門戶非高深也僕從非簇擁也然其人敢突然至前者乎至矣家人有不索謝者乎拒而有不怒肯再通者乎通矣良明勝賞雅歌投壺有暇料理及此乎若夫湛思績文或愁冗疾病與留得一錢之時有不告之且去者乎去而從來來而復如故又去又來其人或然嗟或無狀有肯容而怨且與之如數者乎委之家皆督有賢于其主者乎進之必曰官收之官散之官可盡法手脚愈多弊不滋甚乎法當稽其所弊有名無實斷然不可天日在下我輩官法難如民隱難達妻子奴僕皆塗掩耳目之人圖史文章亦雕喪心術之具無可自致只是出力當差貢 天子臣職也替小民鄉誼也消蓄積德大利也習事練乎遠謀也故貼銀之說諸公謀之當道主之頑決不敢聞命在宦言宦狂瞽之見止此別有高論請問之高品高官者其可

曾有菴贈文

公之蒞我邑也大要嚴不束墨寬不隨流明足懸  
斷而敏又足以赴機雅潔性成尤能彊記過目人  
耳終身不忘歷政餘罔年正直編審此我郡先二  
十年變法今實建議均田至今爲口實供刀俎者  
衆方觀望公精必處之念此字安得有弊或者弊  
自議生謂領議之人得陰陽上下共閒也停之審  
則立推必衆所允服始爲責成妙在嚴任而出之  
速又或者弊自隔生謂上下隔絕情不得通也令  
凡議有未盡者再三往復必愜當而後止寧成母

增寧豁母暑絕不震以威施以敲朴妙在用和而  
出之遲又或者弊自左右主謂供役諸人得窺伺  
行其術也就一二質實畏法者論以王誠密爲體  
察其入感激効用等爲身謀視如家事互相告誡  
密佐聰明妙在慎擇而守之確於是高卑遠近輕  
重之際各叶于則單赤者盡除負重者減等縉紳  
優而不漏閭閻摘而不驚蒿衆懽然四境謐若均  
之一字始爲曲盡克臻大成此皆他人心思所不  
及精神所不到然亦惟公行之能握機中的有歸

于神明嘿成之中而余初議之罪或者因之少解  
夫今之賢令尹不過五年見德編審則岳之十年  
果其盡美又可引之數十年公承前革創改後規  
模此之功德垂之永永當自龔黃卓魯未知何如  
乃以真心任事淪浹恩施要亦若斯止矣奈沉沉  
宇下樂觀厥成以極蹇極艱之夫世皆欲殺公撫  
之有加而奈最與細民相習所見出入耕作無不  
舉手加額願公此去居要路爲大官者不知何脩  
得此蓋亦至和之旁罇天籟之自鳴也余久閣筆  
無意當世之得失第良心尚在言其所明其于贈  
行之文藻茂如也

先兆

余既坐均田得罪後徐檢吾以撫臺一行于蘇松  
象大闕謂崇發自吳興徐玄仗以鄉紳一議于嘉  
禾與賀伯間相駁甚苦今不知何如大約彷彿均  
之一字爲主而賢有司臨期參酌故得相安近來  
田價日增不知時和年豐既庶且富饒然抑田役  
均平民不甚苦樂趣爲長久計也記得先慈嘗言

戊午歲朝夢太守至家編役寤而余生而余甲申  
館于滙沮潘氏一夕三夢甚清初爲烏程知縣夢  
中深思鄉黨如何相處此覺以爲雜亂無當少選  
合眼陞湖州太守再合眼陞浙江布政起來失笑  
由今思之皆田土戶籍官也一生作業神先兆之  
想數有不可逃者亦何用懟且悔也

